論語古注集箋

論語古注集箋卷六

吳　潘維城學

先進第十一 釋文凡二十三章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注包曰先進後進謂士先後輩也禮樂因世損益後進與禮樂俱得時之中斯君子矣先進有古風斯野人也集解鄭曰先進後進謂學也釋文先進包云謂仕也鄭云謂學也輩也必內反之中丁仲反野人粗略也喪服傳疏箋陳鱣曰先進後進鄭訓學之先後進與包謂士先後輩合釋文引作仕似非包義然子張篇謂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古人仕學不分義亦可通如用之

則吾從先進【注】包曰將移風易俗歸之純素先進猶近古風故從之集解○釋文猶近附近之近【箋】邢疏先進當襄昭之世後進當定哀之世論語補疏譏其於注禮樂因世損益之意不合謂先輩五帝以上後輩三王以還羣經補義謂殷以前為野人周以後為君子從先進謂當用文者從周當用質者從殷殷輅周冕及己戚己慤之類惜抱軒經說亦謂樂從先進即樂則韶舞維城不棄禮記表記云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質不勝其文殷周之文不勝其質雍也篇云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則以野人為指虞夏是矣第以殷為文亦未盡然八佾篇云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是文之至者惟周殷不與焉故傳記亦多云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也此蓋記禮者之失江氏謂先進為統指殷以前實足彌縫其闕然其以周以後為君子尚有可議者蓋周至春秋時諸侯大夫僭禮越樂非復周初此君子當指周初文質彬彬之君子夫子之從先進

直欲矯其弊而救其失是猶國奢示儉之意作秋之禮樂有文無質類於府史之文書是掌既史之矯衆以祭故曰文勝質則史也今不謂之史而謂之君子是直指周初言之夫子以流弊已久非文質彬彬之君子所能救止故用之必從先進也不然夫子同從周者豈有合周而從先進之時哉合雍也篇觀之可以知夫子之意矣論語述何曰此章類記弟子之言行夫子所裁正者先進謂先及門如子路諸人志於撥亂世者後進謂子游公西華諸人志於致太平者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注】鄭曰言弟子之從我而厄於陳蔡者皆不及仕進之門而失其所也【集解】

○釋文從我才用反注同【箋】從我陳蔡史記孔子世家哀公六年孔子自蔡如葉於是楚昭王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而陳蔡大夫發徒圍之故孔子絕糧於陳蔡之閒鄉黨圖考云孟子云君子之阨於

陳蔡之閒言閒者兩地相接之處陳即今陳州府蔡始封在今汝寧之上蔡縣其後平侯徙汝寧之新蔡縣皆與陳近新蔡在陳南夫子哀二年至陳若非適蔡則不得相至陳蔡之閒哀二年十二月蔡昭侯畏楚遷于州來州來之蔡城在今鳳陽府壽州北三十里與陳相距數百里中閒隔絕亦不得言陳蔡之閒也然則絕糧陳蔡之時當在自陳遷蔡時指故地上蔡言之耳蔡既遷則故蔡地皆屬於楚是時楚昭王賢葉公亦賢夫子欲用楚故如蔡如葉案哀四年傳云楚左司馬眅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十六年傳云葉公在蔡蓋故蔡邑葉公兼治之夫子自陳如蔡就葉公耳與蔡國無涉也蓋以爲哀四年事故年譜云哀公四年孔子六十二歲自陳遷蔡絕糧於陳蔡之閒維城案陳素服楚葉公又素善孔子昭王欲用之決無發徒圍之之理此史公之誤江氏考遷陳蔡極爲確蔡備蔡於哀四年則苟非被兵不得爲阨孔子阨未被圍而陳與故蔡又無被兵之事則不如史記敘此於吳伐陳楚救陳軍於城父之後

猶見左傳但非陳蔡大夫發徒圍之耳從陳蔡史記惟記子路子貢顏回問答語未備舉四科諸賢也門鄭以爲仕進之門者書闢門正義曰闢訓開開四方之門謂開仕進之門引賢人也論語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門者行之所由故以門言仕路然則子謂不及門猶言不登仕路耳論語補疏以及門爲仕於卿大夫之私朝恐非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釋文德行下孟反鄭云以合前章皇別爲一章

箋論語筆解說者曰字而不名非夫子云德行用禮師氏注在心曰德施之爲行史記弟子傳受業身通者七十二人皆異能之士德行顏淵閔子騫云云次政事於言語前鹽鐵論殊路篇同論語稽求篇據弟子傳謂此記七十二人中之最異能者非從陳蔡人也此時伯牛閔騫輩雖不可考卽冉求一人明明於哀公三年爲季康子所召又三年而後及陳蔡之難其時冉求正仕魯至哀十一年尚

為季氏帥師戰清見於左傳則此一人顯然不從陳蔡者故康成以為此節與前節不連為一章今據釋文則別者乃皇本非鄭本也論語竢質亦云聖門弟子多矣分為四科而惟記此十人者各就其所長之尤專目之爾釋文云鄭曰合前章則曰此十人為從陳蔡案太史公書孔子阨於陳蔡惟子路子貢顏子三人從餘皆不在則此與前章不宜合也論語後錄亦從皇說四書釋地云孔子厄陳蔡年六十三時子游年十八子夏年十九耳而既以文學名此合前章為說者史記伯牛傳孔子稱之為德行新序雜事篇引言語宰我子貢亦以為孔子言是皆不謂記者所記矣疑亦合前章讀但皆字而不名與全書之例不合恐是誤憶也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釋文不說音悅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注陳曰

言閔子騫爲人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動靜盡善故人

不得有非閒之言也集解○釋文人不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閒廁之閒注同箋

孝哉閔子騫湛閔水定榮謂夫子作春秋賢之書字體十二人弟子無有以字稱者稱閔子騫當是直述時人之稱蓋其父母昆弟皆謂之孝矣而時人亦因稱之門孝哉閔子騫此所謂不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也若其他則無是稱矣人不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漢書杜鄴傳謂孔子善閔子騫守禮不苟從親所行無非禮者故無可閒也潛研堂荅問謂卽陳羣所本後漢書范升傳升奏記王邑曰升聞子以人不閒於其父母爲孝臣以下不非其君上爲忠注引此云閒非也言子騫之孝化其父母兄弟言人無非之者忠臣事君有過卽諫在下無有非君者是忠臣也論語古義論語後錄並依此解後錄謂卽舜之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也論語稽求篇又據韓詩外傳稱閔子後母所虐親閔子父欲出母而閔子留之其於

父母昆弟朋不無可議故舊解如此論語補疏云杜鄭傳云云范升傳注知而從令則過大矣二者皆引爲從令之諡蓋以從令而致親不義則入必有非開其父母昆弟之言惟不苟從令務使親所行皆令於養人乃無非閔其親之言乃得爲孝藝文類聚孝部引說死云閔子騫兄弟二人母死其父更娶復有二子子騫爲其父御車失轡父持其手衣甚單父則歸呼其後母兒持其手衣甚厚溫即謂其母曰吾乃以娶汝乃爲吾子今汝欺我去無留子騫前曰母在一子單母去三子寒其父默然故曰孝哉閔子騫一言其母還再言三子溫太平御覽四百一十三引師覺授孝子傳云閔損字子騫以德行稱早失母後母遇之甚酷損事之彌謹損衣皆藁枲爲絮其子則綿纊重厚父使損御冬寒失轡後母子御則不然父怒詰之損默然而已後視二子衣乃知其故將欲遣妻損諫曰大人有一寒子猶尚垂心若遣母有二寒子也父感其言乃止不遣依此事閔子不從父令則後母不遣是其上事父母兩弟溫煖撫恤心而恐母遣而

爾弟寒是下順兄弟於是父感之一其後母及兩弟亦感之可知則此一不從父令而諫之一家孝友克全非尋常不苟從令可比孔子稱其孝兼言兄弟正指此事是所謂動靜盡善也後母之賢可閒二子獨綿纊可閒父不能察後妻可閒一諫而全家感化父母不無失其慈二子不失其悌使可閒化爲無閒不字作無字解白明人無非閒之言不是無非閒閔子之言乃無非閒其父母兄弟之言也經義述聞亦云言閔子寤諭父母於道納兄弟於義故人於其父母昆弟無非閒之言也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釋文三復息暫反又如字妻之七細反

箋 周禮司儀注引鄭曰衛將軍文子曰獨居思仁公言思義其閒詩也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夫子信其仁以爲異姓謂妻之也

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

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釋文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呼報反一本作季康子鄭本同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 釋文顏路淵父也名由字季路之車音居無椁古廓反

箋 子之車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家大一頃故所居堂弟子內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至於漢二百餘年不絕後漢書東平王憲傳今魯國孔氏尚有仲尼車輿論語後錄曰伍緝之從西征記曰魯人藏夫子所乘車於廟中是顏路所請者也獻帝時廟遇火燒之據此則車焚於獻帝時也又永壽二年韓明府勑修禮器碑曰秦項作亂不尊圖書倍道畔德離敗聖輿食糧亡於沙邱君於修飾宅廟更作二輿據此則車亡於秦始皇時也椁說文作槨云葬有木𦣞也禮記檀弓殷人棺椁注椁大也以木為之言椁大於棺也論衡問孔篇引作槨釋文此處椁字無音音在無椁下下疑無字為之字之誤

今倂其文而次於此

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箋 才不才史記弟子傳作材不材鯉也死禮記曲禮正義引許慎云鯉也死時實未死假言死耳鄭康成以云有棺無椁是實死未葬已前也故鄭駁許慎云設言死凡人於恩猶不然況聖賢乎四書考異曰史記公顏子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死二十九乃其髮白之年非死之年其死年無所記但云蚤耳旁考之則顏子之死乃在哀公十四年獲麟之後其次年子路亦死故公羊傳述讖之日有以麟告者孔子反袂拭面涕沾袍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公羊氏去聖較近所傳述定得本眞顏子實後伯魚死二年時當四十一而孔子言其短命者仁者宜壽雖四十亦短命耳孔子年七云哀公十二年孔子七十歲子鯉卒十三年孔子七十一歲顏子卒皆在獲麟以前與考異說不同三餘

續筆云史記孔子世家魯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年七十三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仲尼弟子傳顏回少孔子三十歲年二十九髮盡白早死是顏子卒時孔子年五十九也世家又云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按孔子以二十歲生伯魚伯魚卒時孔子年六十九觀此夫子所言則是顏子之卒在伯魚後邢疏亦無能爲之說而引王肅家語注此書久遠年數錯悞或以爲假設之辭則非情也今詳考孔子世家於孔子去魯十四歲反魯後述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云云繼云魯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以爲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圖雒不出書吾已矣夫顏淵死孔子曰天喪予及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哀公十四年夫子年七十二顏子卒年列傳謂三十一非是當從家語作三十二世家於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敘及顏子之卒則是顏子少夫子四十歲列傳三字是四字之訛又考世家哀公十一年孔子年六十九魯以幣召孔子孔子歸魯是年鯉卒若以顏子少孔子三十歲則顏

子卒時孔子年六十二正當哀公之門年孔子方與顏子同厄於陳蔡之開顏路何緣於道途中請子之車以爲椁以此推之則顏子之卒必在哀十一年孔子歸殯後可知而孔子因是有以皆從大人之後不可徒行之語世家繫顏子之卒於西將獲麟之歲是顏子之卒後伯魚之卒三年故夫子云翻亦有棺無椁不然夫子何以出此不倫之語哉又拔門虎遁曰臣七十懸車致仕臣以執事避走爲職七十退去避賢者所以長廉恥也懸車示不用也顏子卒時孔子七十二正在懸車致仕之年故顏路請子之車以爲椁而夫子曉之以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是年更請討陳攸留沐浴而朝告於哀公亦以從大夫之後故耳以此推論當日情事則顏路之請不爲無因而夫子第示以義之所不可而亦非有所斬也此皆可以意揣而得之者也論語後錄亦以史記顏淵少孔子三十歲三字爲訛謂哀公六年子貢使楚昭王欲以書社地封孔子西猶稱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若作三十字則顏淵己死久子西安得及之維城棻顏子

卒年經無明文史記繫蚤卒於年二十九髮盡白之後則不以二十九為卒年矣三十一之說出自王肅家語不足信而三餘續筆文引作三十二未知何本而與後錄必以少孔子三十歲為三譌文十之訛恐亦未確益既未確知卒年則安知其必非三十邪考異謂在哀公十四年年譜謂在十三年悉屬臆斷雍也篇短命條下可互參總之在伯魚後不必定其為何年也顏路請車續筆謂當大子懸車致仕之時夫子故答以以吾從大夫之後云云於情事為合潛夫論浮修篇引此文作鯉死有棺而無槨不可為徒行也論衡問孔篇引可下存以字

顏淵死子曰噫注包曰噫痛傷之聲也釋文曰噫於其反痛傷之聲

疏噫公羊哀十四年傳注咄嗟貌段氏說文注謂與鄭氏毛詩噫此皇父噫厥哲婦皆為有所痛傷之聲

天喪予天喪予釋文天喪如字亡也哲息浪反下同

疏喪說文云亡也公羊哀十

四年傳注予我天生顏淵爲夫子輔佐死者天將亡夫子之證是則天喪予者猶云天亡我也

顏淵死子哭之慟 注 馬曰慟哀過也 集解 鄭曰慟變動容貌 釋文慟徒送反下引馬鄭云云 箋 說文無慟字漢北海相景君碑蕩⿰忄重傷懷執金吾丞武榮碑感哀悲⿰忄重郭仲奇碑悲⿰忄重剝裂李翊夫人碑⿰忄重切剝分半不榮知古皆作⿰忄重論語欸質曰說文⿰忄重本訓遲古通借爲悲⿰忄重字陳鱣曰⿰忄重从心重聲鄭云變動容貌動亦從重聲下從者曰子⿰忄重矣亦是見夫子容貌變動而言也

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 釋文從者才用反 箋 從者論衡問孔篇引作門人

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 釋文夫人音符下章夫人同之爲于僞反 箋 論衡問孔篇引作吾非斯人之慟而誰爲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子曰回

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注馬曰言回自有父父意欲聽門人厚葬之我不能制止也非其厚葬故云爾也集解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注馬曰死事難明語之無益故不答世說簡傲篇注陳曰鬼神及死事難明語之無益故不答也集解

○釋文焉能上於虔反語之魚據反箋鬼神禮記樂記云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注聖人之精氣謂之神賢智之精氣謂之鬼焉能事鬼鹽鐵論論鄒篇引鬼下有神字敢問皇邢本唐石經上並有曰字匡謬正俗引同

閔子侍側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注鄭曰樂各盡其性也行行剛強之貌也集解

○釋文誾誾魚巾反行行胡浪反剛貌或戶郎反侃侃苦旦反子樂音洛箋子路行行如也說文侃剛直也下引作子路侃侃如也過庭錄曰侃當為嘉賓式燕以衎之衎假借作侃侃故而訓為和樂也鄭注論語曰行行剛強之貌與許君解侃為剛直義同行行疑涉下文衎衎而誤蓋古文論語冉有子貢侃侃如也本作衎衎維城案冉有子貢氣象皆非侃侃者則侃侃或為衎衎之通借必謂古文論語作衎衎究無確證而謂行行涉下文衎衎而誤尤不可信蓋鄭注已作行行當非誤字不可以不見他經傳而疑之也羣經識小曰行字古讀平聲入陽韻去聲便當入漾韻其轉入庚敬韻者後世之音也

若由也不得其死然箋漢書敘傳注引若上有曰字文選幽通賦崔子玉座右銘注同論語竢質

曰此書之例記者稱諸弟子輒字而不名在夫子曰中皆名而不字此稱由也自是孔子之言今挩去曰字非也讀書叢錄曰此句本別為一章曰上脫子字文選注引皆作子曰或謂樂郎曰字之譌非也淮南子精神訓注季路仕于衛衛君父子爭國季路死孔子曰若由不得其死然言不得以壽命終也故曰然

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注】鄭曰長府藏名也藏貨財曰府仍因也貫事也因舊事則可何乃復更改作也集解魯讀仍為仁今從古【釋文】仍舊魯讀云云貫古亂反事也藏才浪反藏名【箋】長府左昭二十五年傳公居于長府杜注長府官府名傳又云九月戊戌伐季氏遂入其門四書釋地曰長府今不知所在意其與季氏家近公居焉出不意而攻之鄭注云云意公微弱將攻權臣必先據藏貨財之府庶可結士心亦一解後反覆尋究始得之蓋應劭

曰曲阜在魯城中委曲長七八里酈道元曰阜上有季氏宅宅有武子臺臺西北二里為周公臺周公宅南四里許為孔廟即夫子故宅也然則今知孔廟所在門可知季氏宮由季氏宮又可想像而得長府地府說文云文書臧也仍因釋詁文貫事見里仁篇魯讀仍為仁者揚雄將作大匠箴曰魯作長府而閔子不仁九經古義謂此用網論并經文集云魯讀仁字為何言仁在舊貫改作是不仁也陳鱣謂義雖通而稍迂古作仍字義益明故鄭從之仍仁音相近也論語後餘據左傳公居長府謂非藏貨財之府貫讀閑之者貫之之貫漢書元帝詔曰惟德淺薄不足以充人舊貫之居應劭曰舊貫者當居也元帝日言不足充入先帝宮室耳長府亦宮家引此見漢師傳授之說四書考異曰魯人收作長府因季氏惡昭公也左傳公居長府伐季氏入之孟氏叔孫氏其逐公徒公孫于齊長府益留君別館稍有畜積拼樂可備騷警之所季氏惡公恃此伐己故於己事後舉辭人卑其閔閔俾後之為魯君者不復有所懲恃其居心無可

問乎閔子無諫諍之責能爲婉言諷之則自與聖人强公弱私之心深有契矣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注王曰言必有中善其不欲勞民更改作也集解○釋文有中丁仲反注同箋夫人經傳釋詞云夫猶此也禮記檀弓夫夫也鄭注夫夫猶言此丈夫也則夫人猶言此人也論語後錄云中者得也

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注馬曰言子路鼓瑟不合雅頌也集解箋經傳釋詞曰爲猶以也奚爲何以也論語後錄曰言門者外之也故門人不解之古者堂上有室門在堂延之外堂者猶明堂室者猶重屋門者猶路寢門也路寢門是外朝故言外之

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注馬曰升我堂矣未入室耳門人不解謂孔子爲賤子路

故復解之也集解○釋文不解音蟹故復扶又反箋未入於室也儀禮鄉射禮疏孝經序疏引並無也字經傳釋詞云也猶耳也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釋文師愈以主反與音餘箋高誘淮南子說山訓注賢愈猶勝也子曰過猶不及箋過猶不及禮記仲尼燕居注言敏鈍不同俱違禮也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釋文爲之于僞反又如字箋季氏富於周公論語竢質云左傳桓十八年有周公黑肩當周莊王時莊十六年有周公忌父當周莊王時出奔虢惠王立而復之又僖九年有宰周公孔皆周文公之子孫世食采于周者此周公又其後也富謂采地所入多也諸侯之卿不得侔於天子之卿乃季氏四分魯國有其二采地多於王朝卿

士故曰富於周周公稱天子之卿相形明其驕侈無度爾非封於魯之周公也求爲之聚斂左哀十一年傳季氏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三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故春秋十二年春用田賦即孟子離婁篇所謂求也爲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也四書考異曰說文云富備也一曰厚也此富祇合訓厚以與薄稅斂之薄反對季氏之用賦厚於周公典籍故云富於周公也魯自宣公稅畝而田賦倍已富厚於周公矣及此而冉有復爲季氏訪問田賦即所謂爲之聚斂而附益也夫子既以正告冉有仍不勸救季氏卒用田賦夫子所以欲絕之也此事又詳魯語證此最協

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注鄭曰小子門人也鳴鼓聲其罪以責

也集解〔箋〕論衡順鼓篇引此章作小子鳴鼓攻之云云攻者責也責讓之也

柴也愚釋文柴仕皆巢諸二反〔箋〕柴史記弟子傳齊人鄭儀目弟子云衛人論語後錄曰柴姓高齊衛皆有高氏字子羔禮記作子臯

參也魯〔箋〕魯說文云鈍詞也下引此禮記檀弓容居魯人也注亦云魯魯鈍也

師也辟〔注〕馬曰子張才過人失在邪僻文過也集解〇釋文也辟匹亦反在邪似嗟反〔箋〕僻史記引作僻羣經義證以爲便僻云墨子再拜便僻便僻與再拜逮文即漢書何武傳坐舉方正召見所舉者槃槃辟雅拜注服虔曰行逮容拜也儒林傳注蘇林曰張氏不知經但能盤辟爲禮容盤盤亦便之轉

由也喭〔注〕鄭曰子路之行失於畔喭也集解〇釋文也喭五旦反之行下孟反畔普半反本今作畔〔箋〕說文無喭字書無逸正義引作諺邪疏云舊注作吸喭字書吸喭失容也吳氏遺著云喭說文失收蓋諺之異

文古从口从言相出入喭當兼出言鄙倍說則率爾迂也兩對可證爾雅釋訓美士爲喭釋文喭本今作彥匡名曰說文彥美士有文人所言也从彣厂聲以其有人所言之義故又從而加口也則彥古或與喭通維城案爾雅說文並以彥爲美士例以上文愚魯辟等字似爲不倫故鄭注不用而以爲叛喭也廣韻喭弔失容於失容上增弔字義稍不同叛畔聲近叚俗字也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釋文子曰回也其庶乎或分爲別章今所不用屢空力縱反殖焉市力反億則於力反度也屢中丁仲反其庶乎論語後錄曰讀與易其殆庶幾乎同繫辭

箋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虞翻注幾神眇也翻說幾以上知幾其神故云[illegible]侯果訓庶爲冀然則庶幾猶云冀近於知幾也知幾者唯聖人顏子亞聖但近之然與億則屢中者又相去遠矣屢空史記伯夷傳回也屢空糟

糠不厭卽用此文後漢書賈逵傳論謂馬防曰逵無
人事於外屢空將從孤竹之子於首陽山矣焦氏易
林云衡門屢空誦書叢錄以此爲空之之空又引漢
書鮑宣傳唐尊衣敝履空北堂書鈔三十八會稽典
錄徐宏爲右扶風都尉衣敝屢空空穿也屢屢古字
通用繼城案說文無屢字古祇作婁說文云婁空也
則與下空字同義然下文云億則屢中空中殊不成
義當以新坿屢字訓數之說爲得屢屢字古雖通用
而空又異訓會稽典錄所云當別有所出非必本此
文也賜不受命而貨殖焉論衡率性篇賜本不受天
之富命所加貨財積聚爲世富人者得貨殖之術也
億則屢中漢書貨殖傳引億作意隸續漢陳度碑同
論語後錄曰左傳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
言者也夫子懼其多言故每抑之論語補疏曰此章
宜以不受命三字爲樞皇疏引殷仲堪云不受矯君
命江熙云賜不榮濁世之祿亦庶幾道者也雖然有
貨殖之業恬愉不足所以不敢望回耳兩說於受命
爲合揆論語此文謂顏子不受祿命則貧而至於屢

空子貢不受祿命則貨殖而屢中貨殖上用一而字明從屢空作轉同一不受祿命回不貨殖故屢空賜貨殖而屢中故不屢空兩屢字相應不善貨殖者損折亦能屢空賜則能屢中謂如其所億不度而得贏餘也同非不能貨殖屢中其至於三屢空本不貨殖以得贏餘故空乏也先提起其庶乎三字下文倒裝互發周秦之文往往如此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釋文踐迹本亦作跡迹子亦反箋踐說文云履也迹步處也从辵亦聲蹟或从足責魏志云司馬朗傳注文選辨亡論注引並从作跡與釋文別本合俗字也論語從錄日踐迹者循道也詩念彼不蹟傳云不蹟不循道然則此言不踐迹猶云不蹟矣是也惟以踐為即說文之後則說文云後迹也如其說則踐迹為迹迹矣殊為不辭恐非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釋文是與音餘箋集解以此

合前章皇疏謂子曰云云者此亦答善人之道也當是異時之問故更稱子曰俱是答善故共在一章也維城案節首別著子曰字又其語氣非似答問者疑當別爲一章

子路問聞斯行諸注包曰賑窮救乏之事也集解箋潛研堂答問曰曲禮父母在不許友以死不有私財檀弓未仕者不敢稅人如稅人則以父兄之命注不專家財也白虎通云朋友之道親存不得行者二不得許友以其身不得專通財之恩友饑則白之於父兄父兄許之乃稱父兄與之不聽即止故論語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也包說本此吳志全琮以父命齎米數千斛到吳市易琮悉以賑贍士大夫空船而還裴松之引論語有父兄在之文謂琮輒散父財誠非子道即用包說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

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注鄭曰言冉有性謙退子路務在勝尙人各因其人之失而正之集解箋雍也篇冉有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此求也退之證也公冶長篇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此由也兼人之證也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注包曰言夫子在已無所敢死也集解箋論語補疏曰呂氏春秋勸學篇曾點使曾參過期而不至人皆見曾點曰無乃畏邪曾點曰彼雖畏我存夫何敢畏孔子畏於匡顏淵後孔子曰吾以汝爲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兩事相比然則回何敢死正是回何敢畏高誘

注訓畏為死謂由畏而死即檀弓死而不弔之畏矣
以畏為死則子必不死故知子在以畏而死則不可
死故顏子不敢仰曾子安敢畏以曾證顏義本明自
何從來未見及此也檀弓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鄉
注畏字云人或時以非罪攻已不能有以說之死之
者孔子畏於匡鄉引子畏於匡之畏證弔而不死之
畏且以死而不弔為輕身忘死豈孔顏而輕身忘孝
以畏而死乎是同所以不敢死鄉已明之惜鄉氏論
謂此注何氏不探也孟子日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
故鄉命者不立於巖牆之下立巖牆之下則恐其厭
厭而死猶畏而死俱為非命莫者無也不可非命而
死乃為知命孟子此文與子在回何敢死用發明子
在若聖人知命不死於非命也回何敢死大賢知命
不死於非命也論語此文明聖賢知命之學其所以
能不死者史記孔子世家言孔子使從者為甯武子
臣於衛然後得去檀弓正義引世家云陽虎嘗侵暴
子匡時又孔子弟子顏刻為陽虎御車後孔亦使刻
御車從臣過孔子與陽虎相似故匡人謂孔子為陽

虎因圍欲殺之孔子自說故匡人解圍也自說者謂卑辭遜禮論語注云微服而去謂身著微服潛行而去不敢與匡人鬬以媚悅之也此所引與今史記不同而微服爲遭宋桓司馬事見孟子此時以貌似陽虎被圍但明其非虎則圍可解不必微服不必使從者爲甯氏臣也琴操云匡人告匡君曰往者陽虎今復來至乃率衆圍孔子數日不解子路悲慼悖然大怒張目奮劍聲如鍾鼓孔子曰由來今汝欲鬬名爲戮我於天下爲汝悲歌而感之汝皆和我孔子乃引琴而歌音曲甚哀有暴風擊拒軍士偃仆於是匡人乃知孔子聖人瓦解而去蓋微服所以脫桓魋彈琴所以解匡人魋惡其習禮故微服門廢於禮以柔魋之怒匡人憾虎暴故彈琴以明其非虎各有所當可想見聖人解難之妙用若鬬必死於畏矣故琴操解子路之欲鬬而禮疏稱其不敢與匡人鬬不鬬所以不死不死所以爲知命皇疏引李充言輕死以明節是也耶疏云孔子謂顏淵曰吾以女爲以死與匡人鬬也謂鬬則致死然則何不敢死正同之不敢鬬也

史記集解引包注謂已無所致死邪疏一則云回必致死再則云言不敢致死包注敢死宜作致死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釋文惡古文臣字本今作臣與音餘下同

箋史記弟子傳子路爲季氏宰季孫問曰子路可謂大臣與不言冉求又以季子然爲季孫與此微異臣陸本作惡論語古義戰國策宋使者曰惡楷綫請受邊城是臣亦有作惡者子曰吾以子爲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箋史記弟子傳文遂從軍詩注引子曰作孔子對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箋具臣猶晉語所謂備官也曰然則從之者與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釋文弑父音試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注包曰子羔學

未孰習而使爲政所以賊害人也集解○釋文費宰悲位反○夫人音符

【發】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史記弟子傳作使子羔爲費郈宰論衡藝增篇子路使子羔爲郈宰孔子以爲不可一以爲費郈一以爲郈無單言費者與此不同讀書叢錄曰左氏定十二年傳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子路之使子羔當在此時或費或郈擇一使之故史記並書之子羔見上

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發】有民人焉有社稷焉論衡問孔篇引兩句互倒人論語後錄云讀如女得人焉之人謂賢才也

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釋文惡夫上烏路反下音符

子路曾晳　釋文曾晳星歷反史記云曾箴字晳【發】史記弟子傳曾蒧字晳論語蒧質曰說文解字晳曰𪑾雖晳而黑也从黑箴聲古人名𪑾字晳然則下文點爾何如吾與點也之點皆誤也當作𪑾音如緘

讀書證疑曰史記弟子傳曾蒧字子晳古人名字相配說文晳人色黑也蒧雖晳而黑也古人名蒧字晳是蒧乃點之省今曾蒧作點說文點小黑也義與蒧同周禮夏官射鳥氏注鋮箭具釋文沈氏云鋮或作鍼故蒧亦或作點而字又變為蒧

由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釋文侍坐才卧反又如字長乎丁丈反毋音無吾以鄭本作已箋吾以鄭本作已者論語後錄云說文已以也以用也二字義同檀弓般爾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注以與已字本同是以已古字通用

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子路率爾而對率爾論語後錄曰率先也依字應作衛古文字少通用率又借用帥楊雄甘泉賦帥爾陰閉帥爾卻率爾四書考異以義疏本率作卒謂卽孟子梁襄王之卒然作卒形近致訛然陸氏釋文不載恐不足據

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閒加之

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注包曰攝迫乎大國之閒也集解

○釋文千乘繩證反饑音[illegible]攝乎大國之閒論語補
機鄭本作飢同饉其靳反疏曰荀子禮論云其立
哭泣哀戚也不至於隘攝傷生楊倞注隘窮也攝猶
戚也此戚卽蹙字窮蹙與迫同楚辭哀時命衣攝葉
以儲與兮王逸章句云攝葉不舒貌迫蹙故不舒加
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晉書食貨志云此言兵凶之
謀而沴氣應之也文選潘岳關中詩師旅既加饑饉
是因饑饉鄭本作飢說文饑穀不孰爲饑从食幾聲
飢餓也从食几聲錢坫陳鱣並云當作饑鄭蓋借用
飢也饉說文蔬不孰爲饉爾雅詩傳爲作曰穀梁襄
二十四年傳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又
云五穀不升爲大饑墨子七患篇一穀不收謂之饉
五穀不收謂之饑說雖不
同皆以穀咳蔬與此異

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注鄭曰方禮法也釋文比及必利反下同加方鄭云云

〔箋〕方禮記經解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不隆禮不由禮謂之無方之民故鄭以禮法訓方也漢書禮樂志亦云教以禮誼之謂也

夫子哂之〔注〕**馬曰哂笑也**集解○釋文哂之詩忍反〔箋〕皇疏齒本曰哂大笑口開則哂見過庭錄曰此本曲禮笑不至矧鄭注齒本曰矧大笑則見說文欸笑不壞顏曰欸从欠引省聲說文無哂字作欸爲正矧是段借凡笑以至矧爲度過此則壞顏且失容故曰笑不至矧所皆以大笑有異常笑故問之論語後錄亦據曲禮注謂此借欸爲斷字應兩異然大笑見斷則不見斷者爲莞笑矣欸笑不壞顏而壞顏者爲大笑矣義實通耳古人義通率多借字維城棠曲禮釋文矧本又作哂則哂矧字通說文以欸爲笑不壞顏从欠引省聲其欠字下云欠張口气悟也欸有開口之象故欸爲正字矧借字哂俗字也

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箋〕求爾何如元白延祉淵靜語曰求爾何如赤爾何如皆夫子呼其名而問求赤皆當

讀斷方六七十如五六十孟子萬章篇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則六七十里五六十里者伯子男之國也如經義述聞云廣雅與如也與可訓如如亦可訓與鄉飲酒禮公如大夫入言公與大夫入也此如字當訓爲與下如會同之如同

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

箋 說文竢待也俟大也據經文當用竢字段注竢俟古今字

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

注 鄭曰我非自言能也願學爲之宗廟之事謂祭祀也諸侯時見曰會殷見曰同端玄端也衣玄端冠章甫諸侯日視朝服也小相謂相君禮者

集解○釋文非曰音越小相息亮反注及下同時見賢遍反殷䫉吐弔反本或作見衣玄於旣反冠章甫

亂反視朝直遙反【箋】端章甫論語後錄云禮服袂三袪四幅皆正謂之端端鄭康成周禮注曰端者取其正也章甫玄冠也云端章甫猶言端冕端委劉熙說衣袂端方與要接者曰端是袂口闊四尺四寸也然則所謂侈袂者是矣儀禮士冠禮注云章明也殷質言以表明丈夫也甫或爲父小相論語釋故曰宗廟會同皆諸侯之事相之者大夫士說者或以爲天子之宗廟會同相之者諸侯非也諸侯宗廟之事春禘夏禴秋嘗冬烝三年而祫祭及追享朝享是也春官大宗伯職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又大行人職大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此六者皆見於王之事其諸侯相會則曲禮曰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相見於郤地曰會及大行人曰凡諸侯之邦交世相朝也注云凡君卽位大國朝焉小國聘焉皆所以習禮攷義正刑一德以尊天子也必擇有道之國而就脩之

是也言會同舉其大者則其他該之矣宗廟之相在天子則周禮大宗伯詔相王之大禮小宗伯詔相祭祀之小禮肆師相治小禮則小相者小宗伯肆師之屬諸侯無大宗伯司馬兼之小宗伯爲士則大相宜司馬小宗伯以下爲小相也會同之相卽擯介邢疏云謙不敢爲上擯上介之卿願爲承擯紹擯次介末介之大夫士耳宗廟之事諸侯及卿大夫助祭者皆玄冕士爵弁會同之事朝于王則裨冕相者亦冕弁諸侯相朝則皮弁相者亦皮弁玄端章甫豈其服乎鄭以宗廟一事也會同二事也端章甫爲視朝三事也或舉地或舉事或舉服古人文法互見如此視朝之相依周禮大宰贊聽治是大相小司寇擯外朝司士擯治朝大僕正朝位皆小相諸侯略同禮經釋例亦云士冠禮陳服玄端玄裳黃裳雜裳鄭注玄端卽朝服之衣易其裳耳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玄端者士之正服論語公西華曰非曰云云端卽玄端也小相猶末擯也皆指士而言蓋思以其所學仕於列邦而又不敢當卿大夫之任但願服士之服爲諸侯之末擯以相禮

而已此謙辭也乃或者誤會下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遂謂公西氏欲得國爲諸侯不知會同之禮諸侯當服裨冕豈有玄端章甫以見天子者乎

點爾何如鼓瑟希

箋 禮記少儀侍坐弗使不執琴瑟方觀旭據此謂點之鼓瑟必夫子使之也說文無希字禾部稀疏也从禾希聲則希當與疏義近蓋謂其聲之疏也

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

注 鄭曰僎讀曰詮詮之言善也 釋文鏗爾苦耕反投琴聲本亦作瑟聲舍瑟音捨之撰士免反具也鄭作僎讀曰詮云云

箋 鏗爾說文無鏗字而注凡三見臤堅也讀若鏗鏘之鏗手部摼擣頭也讀若鏗爾舍瑟而作車部轒車轒鈏也讀若論語鏗爾舍瑟而作吳氏遺著据此謂許書原本當有鏗字轉寫脱之論語後錄曰古無鏗字當用硻說文解字車部有轒字云車轒鈏聲也从車眞聲讀若論語鏗爾云云一曰讀若掔又周禮典同高聲硍注故書硍作硍杜子春讀鏗鏘之鏗鄭大夫

讀衮冕之衮依然硍即是磬磬掔並从殹爲聲義聲相近鏗又从堅堅亦从臤制字之原一而已矣硍爲硍者誤與銀字之爲金旁配物同說文摼口莖切玉篇搏口耕切下引此文作摼爾類篇集韻同云或作揁王應麟漢藝文志攷證又謂集韻引作煥四書考異曰煥與鏗轉假無因恐是誤也集韻鏗下今無引煥爾之言侃序引之必別見一本陳鱣曰鏗字搏字說文俱無疑當作摼維城案禮記樂記云鐘聲鏗周禮典同高聲砨注杜子春云高謂鐘形容高也玄謂高鐘形大上上大也高則聲上藏衮然旋如裹蓋皆指鏡聲言之以鏗雖不見說文而注中三引皆从金从堅似非所以狀瑟聲者竊疑此鏗字亦當讀爲衮以象舍瑟聲之旋如裹也撰鄭作僎讀曰詮者說文無撰字故鄭本作僎論語後錄云說文解字僎具也詮亦具也是僎詮同義詮字从全古全與僎通鄉飲酒禮遵者降席注今文遵爲僎或爲全全與僎通亦詮與僎通矣陳鱣亦據鄉飲酒禮爲說臧庸曰異乎三子者之撰言不能如三子之善一似有不足言者

故子曰何傷各言其志誘之言也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釋文亦各言其志一本作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注包曰莫春者季春三月也春服既成者衣單袷之時也我欲得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於沂水之上風涼於舞雩之下歌詠先王之道歸夫子之門也集解鄭曰沂水出沂山水經沂水注在魯城南雩壇在其上禮記郊特牲正義饋饋酒食也魯讀饋爲歸今從古釋文莫春音暮本亦作暮冠者古亂反注同浴水音欲沂水魚依反水名也舞雩音于而歸如字鄭本作饋饋酒食也云云衣單於既反下音丹袷古洽

反疏論衡明雩篇曰曾晳對孔子言其志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孔子曰吾與點也魯設雩祭於沂水之上暮者晚也春謂四月也春服既成謂四月之服成也冠者童子雩祭樂人也浴乎沂涉沂水也象龍之從水中出也風歌也饋飄讀詠而饋詠歌饋祭也歌詠而祭也說論之家以為浴者浴沂水中也風乾身也周之四月正歲二月也尚寒安得浴而風乾身由此言之涉水不浴雩祭審矣春秋左氏傳曰啟蟄而雩又曰龍見而雩啟蟄龍見皆二月也春二月雩秋八月亦雩春祈穀雨秋祈穀實當今靈星秋之雩也春雩廢秋雩在故靈星之祀歲雩祭也孔子曰吾與點也善點之言欲以雩祭調和陰陽故與之也又曰樊遲從遊感雩而問刺魯不能崇德而徒雩也論語發微曰王仲任說論語此條最當其云說論之家當指魯論當時今文魯論最盛也其以雩在正歲二月則非蒼龍昏見東方在正歲四月始舉雩祭故左傳龍見而雩杜注以為建巳若啟蟄則夏正郊天而

雩之祀爲民祈穀雨祈穀實也春求實一歲所祀蓋重穀也春以二月秋以八月按張晏以爲農祥晨見而祭王充以爲二月祭並非禮正雩之靈星之祭仰左傳龍見而雩惟然無疑雩祭有壇禜造獨隊壇詞築土也壇何休公羊莊三年傳注土基三尺土階三等曰壇故絲衣云自堂徂基又云自羊徂牛鼐鼎及鼒兕觥其觩旨酒斯柔皆饋酒食之事則高子之說當是詩古文家舊說也。**夫子喟然歎**

曰吾與點也〔注〕周生曰善點之獨知時也釋文喟起愧反又苦怪反〔案〕論語補疏曰三子所言者爲政之具具猶器也聖人以道運器則時行焉故與點也邢疏以知時生值亂時志在澡身浴德詠懷樂道失之鑿經識之小謂二子承知爾之問兵農禮樂言志之正也點之志別調夫子獨許之者亦以見眼前眞樂在已者可愚事業功名在人者難必喟然一歎正不勝身世之感也亦與邢疏義近

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

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注】包曰爲國以禮禮道貴讓子路言不讓故笑之也集解○釋文夫三音符【箋】禮記曲禮曰侍於君子不顧望而對非禮也注禮尚謙也不顧望若子路率爾而對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釋文也與音餘焉於虔反本今無此字宗廟會同本或作宗廟之事如會同非非諸侯而何一不作非諸侯如之何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箋】皇疏孔子語我非笑子路之志若笑子路爲國則求亦志於爲國亦云豈曰非邦我何不笑乎經傳考證謂此皆孔子之言所以申明子路見哂之故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與宗廟會同

莫非爲邦之事特詞意謙與使人不覺耳非對
晳問而夫子答也邦疏辭不別白皇疏得之

顏淵第十二 釋文凡二十四章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注馬曰克己約身也集解

箋 顏淵問仁孟子曾章篇章句引作問爲仁克己復禮爲仁二年傳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皇疏克猶約也復猶反也言若能自約儉己身返反於禮中則爲仁也於時爲奢泰過禮故云禮也范甯云克責也復禮謂責己失禮也非仁者則不能責己復禮故能自責己復禮則爲仁矣左傳正義劉炫云克訓勝也己謂身也有嗜慾當以禮義齊之嗜慾與禮義交戰使禮義勝其嗜慾身得歸復於禮如是乃爲仁也復反也拜經文集日劉光伯嗜慾與禮義交戰之說此以釋左氏而非以釋論語也馬以克己爲約身者能修己自勝約儉其身卽下文非禮勿動四者是范武子訓克爲責責己失禮而復之與下文四勿義通

馬氏約身之訓卽論語以約失之者鮮矣之約約身則非禮勿視聽言動故克己復禮連文論語左傳馬杜范劉等說義本互通惟劉光伯嗜慾之言意主楚靈王而邢叔明襲之以釋論語不合論語竢質述其師惠棟云說文解字曰克肩也詩佛時仔肩毛傳云仔肩克也鄭箋云仔肩任也蓋肩所以儋何重任克訓肩則亦訓任矣克己復禮目己身肩任禮也言復者有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周易所謂不遠復也克己復禮仁以爲己任矣故爲仁也孟子曰湯武身之也克克己之謂也又曰湯武反之也復禮之謂也

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注馬曰一日猶見歸況終身乎集解箋後漢書郎顗薦李固云顏子十八天下歸仁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注包曰知其必有條目故請問之也集解鄭曰欲知其要周禮蔡人疏箋論語後錄曰鄭康成

于海亦憂時之寓言耳二三子唯子路憤世嫉俗如慍見于陳不悅于公山佛肸之往其素志也故夫子許其從行于路聞而喜自是雲霄一羽氣槩非眞喜浮海喜夫子無道而隱已得與同志也故夫子詫其果決而稱其好勇過我以微諷之已而戲之曰若是則成行矣但無所取桴材耳與牛刀之戲相似

聖門惟子路直諒聖衷隱曲多所擿發如見南子往公山佛肸莫匪秉桴喜與不悅莫匪知己于云自吾有由惡言不至於耳死則云天祝予以此

此章摹寫聖人言語氣象如生宜作鏡花水月看論

語多有此等意思道不行不行于四海之內也舉世傾危率土之濱無地著足除是絕跡人境如海水之洋無人之處乃可自託然非桴不可往獨行又不可與他人往又不能除是由乃可耳此聖人寓言卽烏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而誰與之意子路自知浮海設言而喜夫子獨與已覺平日慍見不悅有當聖心者故夫子微諷諭之未嘗重詆子路亦畧以明絕世之終不可而由欣然果確是能爲聖人所不忍爲者矣過字微箴其病我字微露其眞聖人妙語從容不迫此句氣畧斷 夫由既喜則此行決矣但作

桴無處取材耳桴編竹木爲之一名桴一名茷材即竹木無所無處所也無材則桴不成無桴則海亦終難浮矣意在言外舊註謂不能裁以義亦非是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去聲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孟武伯問仁聞聖門以仁爲教也以仁爲教由求輩自是不爲不仁夫子竟不許何也仁體純粹一絲駁

雖轟轟世功名，都非萬物一體之懷。所謂天下國家可均，中庸不可能者也。涵養熟，德性用事，即才是仁；氣質用事，雖做得煞好，亦秖是才。然不明言無，但云不知，何也？仁存乎心，諸子之仁，日月至焉，難謂絕無，但可謂不知耳。聖言精確如此。

聖人許諸賢，與諸賢自許若合券。許由治賦，即由自任千乘之國，有勇知方者也。許求為宰，即求自任可使足民者也。許赤與賓客言，即赤自願[illegible]者也。皆不知其仁，所以子路不得其死，[illegible]不[illegible]華爲小相耳。

惡死喪無日我獨無兄弟也集解箋牛兄弟左哀十四年傳宋景公將討桓魋司馬子仲曰不得左師不可注左師向巢也魋又子頎騁而告桓司馬注子頎魋弟向欲入子車止之注子車亦魋弟又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注牛桓魋弟也羣經識小曰魋奔齊牛復適吳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因過齊而卒於魯郭門之外此憂懼當其時故死生富貴子夏以解其意未幾而卒則或以憂而死矣論語側記亦云牛獨亡兄弟之憂似發於向巢向魋出奔之後蓋魋等叛逆未彰牛亦不能不以之爲兄弟隱髮雖深何能舉以告人即子夏恐解之辭隱不當其兄弟無故之日而反泛引四海皆兄弟之語以相嘵也因悟夫子卒於向魋作亂之後二年商聞之矣之言亦是夫子殁後語如檀弓曾子曰聞之矣之類

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

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注〕包曰君子疏惡而友賢九州之人皆可以禮親也〔集解〕〔箋〕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論衡命義篇引此云不曰死生在天富貴有命者何則死生者以性為主無象在天稟得堅強之性則氣渥厚而體堅彊堅彊則壽命長壽命長則不夭死稟性軟弱者氣少泊而性羸窳羸窳則壽命短短則蚤死故言有命命則性也至於富貴所稟猶性所稟之氣得眾星之精眾星在天天有其象得富貴象則富貴得貧賤象則貧賤故曰在天在天如何天有百官有眾星天施氣而眾星布精天所施氣眾星之氣在其中矣人稟氣而生含氣而長得貴則貴得賤則賤貴或秩有高下富或貲有多少皆星位尊卑小大之所授也又祿命篇游崇篇引此皆作孔子曰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大戴禮曾子制言篇君子執仁立志先行後言千里之外皆為兄弟鹽鐵論和親章引作皆為兄弟也下接以內省不疚二語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注鄭曰譖人之言如水之浸潤以漸成人之禍也馬曰膚受之愬皮膚外語非其內實也集解○釋文浸潤子鴆反之譖側鴆反膚受方于反之愬蘇路反　鄭曰膚受之愬謂受人之訴辭皮膚之不深知其情核也後漢書戴憑傳注箋譖說文云愬也膚皮也籀文作膚膚是皮膚同義說文訴告也或作謝愬膚受之愬漢書五行志引作訴師古曰膚受謂初入皮膚以至骨髓也文選東京賦末學膚受注末學謂不經根本膚受謂皮膚之不經於心胸胷與注合可謂明也已矣漢書五行志王尊傳引作可謂明矣用書謚法解譖訴不行日明

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注馬曰無此二者非

但爲明其德行高遠人莫能及之也集解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箋漢書藝文志孔子曰爲國者足食足兵用此日知錄曰兵謂五兵也故曰天生五材誰能去兵世本蚩尤以金作兵一弓二殳三矛四戈五戟周禮司右五兵注引司馬法曰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助是也詰爾戎兵詰此兵也踴躍用兵用此兵也無以鑄兵鑄此兵也秦漢以下始謂執兵之人爲兵如信陵君得選兵八萬人項羽將諸侯兵三十餘萬見於太史公書而五經無此語也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釋文而去起呂反下同於斯三者一讀而去於斯爲絕句箋自古皆有死風俗通義正失篇引作古皆沒民無信不立呂氏春秋季秋紀注

引作非信不立北周書于謹傳古人云去食去兵信不可失皆文異義同論語述何曰春秋書滅者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者存有王者起當興之以奬忠信無信不立如梁亡沈潰然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注鄭曰舊說云棘子成衛大夫也集解○釋文棘紀力反疏棘子成漢書古今人表蜀志秦宓傳作革子成論語後錄羣經義證拜經日記並據詩匪棘其欲禮記引作匪革其猶謂棘革古通拜經日記又謂古論語作棘今論語作革即毛詩爲古文禮記爲今文可證史記索隱高祖功臣侯者棘朱漢表作革朱革音棘棘姓蓋子成之後也太史公親見孔氏古文是棘子成故年表定從棘字至孟堅時魯論盛行故隨之作革所據各異也漢人蓋讀棘如革又鄧名世姓氏辨證書云春秋齊楚皆有棘齊邑在西安縣東棘里亭楚邑在譙縣東北棘亭然則子成之先必齊或楚人仕衛者過庭錄曰鹽鐵論相制篇云紂之時

內有微箕二子外膠鬲棘子按棘與鬲通史記楚世家三翮六翼塈子耕柱篇作三棘六異蓋膠鬲亦稱棘子故其後以棘子爲氏膠鬲仕殷衞是殷都故子孫在衞也維城案方輿紀要棘亭在歸德府永城縣西南故鄧縣東北或是子成采邑何以文爲經傳釋詞云爲語助也言何用文也

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注】鄭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過言一出駟馬追之不及舌也集解○釋文駟音四

【箋】論語述何曰君子救文以質貴中也懼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則三王之道相循環非廢文也棘子成欲去文則秦楚滅三代之禮法賊民興喪無日矣駟不及舌鄧析子轉辭篇一聲而非駟馬難追一言而急駟馬不及維城案左定九年傳鄭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則鄧析在子貢之前今子貢之言辭意略同疑古有此語

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

鞟注鄭曰鞟革也釋文鞟苦郭反鄭云云箋虎豹之鞟易革九五象辭云大人虎變其文炳也上六象辭云君子豹變其文蔚也是論虎豹之皮本皆有文者也鞟說文作鞹云去毛皮也此詩曰虎豹之鞹从革韓聲陳鱣曰今作鞟俗省詩載驅正義引說文云鞟革也與今本說文不同鄭此注正合疑唐時說文有此異本然按說文革部云獸皮治去其毛曰革則文不同而義同也四書考異曰法言修身篇犂牛之鞹與玄騂之鞹有以異乎小變之論語之文亦不省邑作鞹惟韓詩外傳四南荊異獸之鞟猶犬羊也作鞟論語後錄曰夫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子貢之言蓋出於此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注鄭曰盍者何不也周法十一而稅謂之徹徹通

也為天下通法也集解○釋文饑居其反鄭本作飢盍胡臘反徹乎直列反而稅舒銳反

【箋】徹說文云通也鄭許同義論語釋故曰周禮不言徹故鄭云諸侯謂之徹又鄭釋徹義以為通貢助之法通內外之地故曰通其率以什一為正又曰為天下之通法其說足以彌縫遂人匠人之異又以傳合孟子可謂善於持論張南軒袁明善本其說謂兼貢助為徹竊意既別法為徹當自有制度假仍用貢助何取空立名又周禮雖有井授不聞公田乃知鄭所謂通是通貢稅兩法之意非通貢徹兩法之制祿人職曰巡野觀祿以年之上下出斂法所謂斂法蓋即徹法矣貢校數歲之中以為常此則通豐凶計之助分公私此則通君民計之也論語述何亦曰徹無公田近於貢法公劉所著以年之上下出斂法與貢校數歲之中以為常者異也宣公稅畝於公田之外復加用徹法春秋譏之後乃復古書大有年見天人相與之際今哀公因年饑而欲用田賦是歐民而歸之三家也故有若以公劉之法開之

曰

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注鄭曰二謂十二而稅也考工記匠人疏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疏爾雅孰誰也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惜抱軒經說曰孔子之告哀公曰古之君子節安其居節醜其衣服卑其宮室車不雕幾器不刻鏤食不貳味以與民同利又曰仁人不過乎物以孔子所諷推之哀公者多欲奢縱而不節民之君也故曰今之君子求寶無厭夫人君之德必恭儉愛人而況其於飢歲乎公曰年飢用不足有若曰盍徹乎言人主之職求足民而已足民必薄征薄征必先儉己苟弟欲足己而己則求寶無厭二猶不足雖過二終無足時也苟欲足民而已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夫何不足之有故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與猶謂也鹽鐵論末通章引不足下有乎字君孰與足漢書谷永傳引與作予後漢書楊震傳引孰作誰舊唐書韋思謙諫太子文遊藉田賦注引此四句並以爲孔子語

子張問崇德辨惑【注】包曰辨別也【集解】〇釋文辨惑本亦作辯或辨別彼列反

【箋】說文辨判也段注小宰傳別故書作傳辨朝士判書故書判爲辨大鄭辨讀爲別古辨判別三字義同也馬融虞翻鄭君周易注並云別也

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注】包曰徙義見義則徙意從之也【集解】

【箋】易乾文言忠信所以進德也繫辭井德之地也又曰井居其所而遷又曰井以辨義徙說文云迻也迻遷徙也是遷徙同義故主忠信徙義所以崇德也

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注】包曰愛惡當有常一欲生之一欲死之是心惑也【集解】〇釋文惡烏路反注同

【箋】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論語駢枝謂猶言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指形容譬況之辭益言愛惡反覆無常既欲其生又欲其死覆案上文而迫

笮其辭以起惑字非兩意也凡言惑者謂其輒倒督亂若人有惑疾者然故不直曰愛惡無常而曰既欲其生又欲其死不直曰忿懥無節而曰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皆爲惑字造端造辭聖人之言所以爲曲而中也人性之偏愛惡爲甚內無知人之明外有毀譽之蔽鮮有能至當而不易者子張之爲人高遠潤疏知人聽言益其所短故夫子以是箴之觀於譖愬之答可以見矣公乘興訟王尊曰尊以京師廢亂羣盜並興選賢徵用起家爲卿賊亂既除豪猾伏辜即以佞巧廢黜一尊之身三期之間乍賢乍佞豈不甚哉孔子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是惑也應仲遠爲泰山太守舉一孝廉旬月之閒而殺之鄭亰曰孝廉國之俊選舉之若是則殺之非也若殺之是則舉之非也語云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仲遠之惑甚

誠不以富亦祇以

矣漢人引此言皆不失夫子本意

異【注】鄭曰此詩小雅也祇適也言此行誠不足以致

富適以是為異耳取此詩之異義以非之也集解○釋文亦祇音支此行下孟反【箋】誠詩作成祇詩傳云適也陳奐疏伯兮傳適主也誠不以富亦祇以異富猶賄也異猶貳也言誠不以外昏之有財賄亦主以舊姻之有貳行為可惡也論語引此以證愛惡之惑與詩義略同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箋】君君臣臣國語晉勃鞮曰君君臣臣是謂明訓父父子子易家人象辭論語後錄曰夫子以昭公二十五年至齊當景公之三十年是時陳僖子乞專政行陰德於民景公弗能禁是不能君君臣臣也又論語述何曰時景公寵少子舍而逐陽生後陽生因陳乞弒舍而立大亂數世國移陳氏是不能父父子子以致臣得篡國也夫子早見及此故其對深切如此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

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釋文吾焉得而食諸本亦作焉得而食諸焉於虔反本今作吾得而食諸（箋）管子形勢篇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四書考異曰玩信如二字知景公所稱自屬成語景公齊君也知管仲之說而已吾得而食諸史記齊世家漢書武五子傳引作吾豈得而食諸維城案陸本得上有焉字史漢所引本得上有豈字則今作吾得而食諸者俗本也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注）鄭曰片半也魯讀折爲制今從古釋文片言如字鄭云云以折之古反魯讀云云也與音餘（箋）片言說文片判木也从半木木是片有判義故鄭訓半也折獄說文𣂚斷也从斤斷艸譚長說折篆文𣂚从手九經字樣云說文作𣂚隸省作折類篇集韻皆云隸從手則折非篆文段注謂後人所增是也獄說文云确也韓

詩宜犴宜獄鄉亭之繫曰犴朝廷曰獄獄字从犬者取相爭之意維城案犴與獄對文則異散文則獄可以賅犴故經傳皆言折獄無有言折犴者也論語竢質曰尙書甫刑曰明淸于單辭片言所謂單辭也片言以折獄惟子路可孫其明淸故也孔子蓋嘗試之而稱之也魯讀折爲制今從古者過庭錄云書折民惟刑音義折馬鄭王皆音悊智也說文哲知也从口折聲重文悊哲或从心又書大傳引哀矜哲獄折亦作哲折獄爲斷獄哲獄乃知獄情也鄭不從魯讀折爲制者以折可通哲必知之而後能斷故從古也陳鱣曰呂刑云苗民弗用靈制以刑羣于尙同中篇引作苗民否用練折則刑折制不通故古魯異也臧庸曰鄭以折訓爲斷義疏明是以從古

子路無宿諾釋文子路無宿諾或分此爲別章【箋】文選江淹雜詩注引此上題子曰字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注】包曰言與人等也集解必也使無

訟乎【注】王曰化之在前也【集解】【箋】潛夫論德化篇上聖不務治民事而務治民心故曰聽訟吾猶人也云云此即禮記大學篇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之意又鹽鐵論大論篇引此云無訟者難訟而聽之易據此知聖人益務為其難不以明決為能也訟說文云爭也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注】王曰言為政之道居之於身無得懈倦行之於民必以忠信也【集解】○釋文無倦其卷反亦作卷懈倦古賣反【箋】倦當作券論語古義曰說文券勞也鄭氏攷工記注云券今倦字也疑釋文亦作卷者券之譌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注】鄭曰弗畔不違道也【集解】○釋文博學於文一本作君子博學於文矣夫音符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箋】穀梁隱元年傳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論語述何曰春秋成隱之讓以著立子之法穀梁氏反以為成父之惡而春秋戒之知不達斯義矣說苑君道篇哀公曰善哉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微孔子吾焉得聞斯言哉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注】鄭曰季康子魯上卿諸臣之帥也集解ɔ之帥所類反又所律反字从巾同反訓並與率同【箋】禮記哀公問篇公曰敢問何謂為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為政則百姓從政矣大子之對康子亦此意也政者正也又見管子法法篇說文亦曰政正也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箋】汲冢瑣語晉國多盜季康子治之獲一人焉語之曰汝何以盜對曰子大夫為政不能不

盜何以詰吾盜四書考異曰左傳襄公二十一年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汲家所云似以論語及左氏傳文綜織不知襄公時季孫乃武子非康子也維城案說文盜私利物也則凡存私利物之心者皆得謂之盜故左氏定八年傳陽虎取寶玉大弓春秋書之曰盜竊寶玉大弓說文盜自中出曰竊盜竊人之財猶謂之盜而竊邑者可推也定公時家臣公山不狃以費叛侯犯以郈叛夫子爲政叔孫氏隳郈季氏隳費推成宰公斂處父不肯隳康子此問其猶有大都耦國之憂乎夫子以不欲對之蓋隱以強公室弱私家諷之也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箋就爾雅釋詁云成也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釋文焉用於虔反草

尚尚加也箋君子之德風詩關雎序風之始也箋此本或作上箋風謂十五國風風是諸侯政教也下云所以風天下論語云君子之德風並是此義上陸本作尚偃孟子滕文公篇趙注云伏也說苑君道篇曰上之化下猶風靡草東風則草靡而西西風則草靡而東在風所由而草爲之靡是故人君之動不可不愼也靡卽必偃之意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注鄭曰言士之所在皆能有名譽也集解箋聞詩卷阿令聞釋文云音問本亦作問箋以聞爲聲譽聲譽卽名譽也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注馬曰常有謙退之志察言語

見顏色知其所欲其念慮常欲以下人也集解○釋文夫達音符下同而好呼報反以下遐嫁反注同在邦必達在家必達注馬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也箋史記引作在國及家必達蓋約舉之辭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易謙卦彖辭經義述聞曰尊讀撙節退讓之撙尊之言損也小也光之言廣也大也尊而光者小而大卑而不可踰者卑而高也劉晝新論誠盈篇未有謙尊而不光驕盈而不斃者也以謙尊對驕盈則讀尊爲撙可知蓋當時易說有如是解者故劉氏用之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注馬曰此言佞人也佞人假仁者之色行之則違安居其僞而不自疑者也集解○釋文而行下孟反箋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即禮記王制所謂行僞而堅言僞而辯鄭注謂虛華捷給無誠者也孔疏謂行

僞而堅者行此詐僞而守之堅固不肯變改言僞而辨者謂言談僞事辭理明辨不可屈止夫言僞則色必取仁矣行僞則行實相違矣堅且辨則居之不疑矣故馬氏以聞省爲佞人也

在邦必聞在家必聞注馬曰佞人黨多也集解箋史記作在國及家必聞漢書王莽贊所謂在家必聞在國必聞色取仁而行違者邪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注包曰舞雩之處有壇墠樹木故其下可遊也集解○釋文從遊才用反壇徒丹反墠音善箋論衡明雩篇樊遲從遊感雩而問刺魯不能崇德而徒雩也曰敢問崇德修慝辨惑釋文修慝吐得反箋陳鱣曰慝古止作匿當即忒字之變體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修慝與一朝之忿忘

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釋文：德與，音餘。〔箋〕無攻人之惡，春秋繁露仁義法篇引作不攻人之惡。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論語古義曰：荀子不苟篇曰：鬭者，忘其身者也；忘其親者也。行其少頃之志，而喪終身之軀，然且爲之，是忘其身也；室家立殘，親戚不免乎刑戮，然且爲之，是忘其親也。楊倞曰：蓋當時禁鬭殺人之法，戮及親戚。尸子曰：非人君之用兵也，以爲民傷鬭，則以親戚殉，一言而不改之也。論語述何曰：此章蓋在孫齊之年，春秋書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傳曰：又雩者，非雩也，聚衆以逐季氏也。樊遲欲究昭公喪亂之由，而言不迫切，故夫子特善之。先盡君道而臣道自正，昭之失民失政久矣，驟欲得之可乎？子家駒言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公曰：吾何僭？是知人之惡而不知已之惡也。至不忍一朝之忿，而身不容於齊晉，辱及宗廟，則惑之甚矣。夫子將適齊，而樊遲從遊，特誌舞雩之下，聖賢之傷國是而不正言如此。宋翔鳳四書纂言曰：此當是孔子自衞反魯，由從追前之言，時哀公亦欲去季氏

故舉昭公前事以危之考孔子世家孔子三十五歲昭公孫齊弟子傳樊遲少孔子三十六歲則劉氏謂在是年又謂孔子將適齊而遲從遊並誤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釋文問知音智下同箋大戴禮主言篇孔子曰仁者莫大於愛人知者莫大於知賢荀子子道篇子貢對夫子問曰知者知人仁者愛人

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注包曰舉正直之人用之廢置邪枉之人則皆化爲直也集解○釋文錯諸或作措同七故反下同枉紆往反邪似嗟反箋論語述何曰此因上章而類記之如晉昭公能用夫子及子家駒何憂季氏之僭

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

夏曰富哉言乎釋文鄉也許亮反又作曏同吾見賢遍反【箋】鄉也論語後錄曰作曏是說文解字曏不久也士相見禮曰曏者吾子辱使某見注曏曩也許鄭二義並通蓋古文字少假借鄉

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釋文選於息戀反又息轉反下同皋陶音遙遠矣如字又于萬反下同【注】鄭曰皋陶爲士師號曰庭堅左文十八年傳正義

【箋】皋陶漢人作咎繇說文引書曰皋咎繇論語竢質以爲何晏改之不仁者遠書皋陶謨云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孫是衍疏言能聖且仁則不仁者遠舊唐書王志愔著應正論引舜舉咎繇不仁者遠爲孔子語當是記憶之誤皋陶爲士師書堯典帝曰皋陶汝作士馬融注獄官之長孟子盡心篇皋陶爲士趙注皋陶爲士官即鄭堯典注亦曰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皆不云爲

士師令云爲士師者鄭周禮甸師注云師猶長也則猶馬注云獄官之長耳非周禮小司寇屬之士師也號曰庭堅者據左文十八年傳庭堅爲八愷之一班氏古今人表以咎繇代庭堅故鄭以爲號庭堅也伊尹書君奭疏引鄭注云名摯湯以爲阿衡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以尹天下故曰伊尹又說文伊殷聖人阿衡也段注謂殷聖人之上當有伊尹二字傳寫奪之伊與阿尹與衡皆雙聲論語竢質曰至大甲改曰保衡保安衡平也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也此皆三公之官當時爲之號也羣經義證曰漢書王吉傳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用皋陶伊尹不仁者遠此不用三公九卿之世郎選於眾也皋伊皆非出自世胄舜之揚仄陋湯之立賢無方率是選也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注包曰忠告以是非告之也以善道之不見從則止必

言之或見辱也集解○釋文忠告古毒反善道導也毋自音無【箋】後漢書朱穆傳論注引蔡邕正交論曰惡則忠告善誨之否則止無自辱焉陳鱣曰義疏云否謂彼不見從也可知古本經文不可有作否者今皇本高麗本作否無陸本作毋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箋】詩鄭風子衿箋君子之學以文會友以友輔仁正義曰論語文會說文云合也輔人頰車也左僖五年傳宮之奇設輔車相依脣亡齒寒兩輔喻呂覽權勳篇虞之與虢也若車之有輔也車依輔輔亦依車虞虢之勢是也先人有言曰脣竭而齒寒陳奐詩正月疏云車之有輔猶齒之有脣最相切近人之兩頰曰車口輔亦曰牙車其命名即取車輔之義也然則輔仁者猶云相依爲仁也

論語古注集箋卷六終